

天涯异草

# 纷纭时世的逐潮女杰蒂娜·莫多迪

□沈大力



摄影艺术家蒂娜·莫多迪自拍像

## 2010年

撰写《弗丽达，美人鱼之厄》一书时，笔者第一次听闻蒂娜·莫多迪(Tina Modotti)的风流轶事。拉丁美女蒂娜像从尘世之外骤现的另一尾美人鱼，让人仿佛进入卡普里“人鱼岛”的幽境。被誉为“墨西哥的奥菲莉亚”的女画家弗丽达·卡罗说：“我的女友蒂娜·莫多迪改变了我的生活”。确实，正是蒂娜向弗丽达介绍墨西哥大画家迭戈·里维拉，促成了世界艺苑里的这对画坛伉俪。也正是蒂娜·莫多迪，引导弗丽达卷入了20世纪初欧美汹涌滚动的共产主义思潮，两人都至死不渝。1930年，由罗拉·穆维和彼得·沃伦联合执导，在英国拍摄了纪录片《叙述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卡罗和意大利女摄影艺术家蒂娜·莫多迪的艺术生涯》，特别是二人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后与迭戈·里维拉一同进行的社会革命活动。在这部影片里，蒂娜·莫多迪强调：“我竭力完成的不是艺术，而是诚实的摄影。”朱莉·泰勒2002年执导的影片《弗丽达》里，也有蒂娜·莫多迪的形象，就是与弗丽达亲密无间的女演员阿舍莱·茹德。2005年，邦塔副社相继在法国阿维依戏剧节和巴黎演出话剧《弗丽达·卡罗》，笔者特地前去会见导演，表达对弗丽达的敬佩。不久，巴黎又将蒂娜·莫多迪搬上舞台，在巴黎摩登拉瓦剧院演出《蒂娜·莫多迪影集》一剧，由德拉莫特执导。目前，意大利正在筹拍六集电视影片《蒂娜·莫多迪》，由欧洲影坛美女明星妮妮卡·贝鲁奇饰演主角蒂娜。另外还有四部以蒂娜·莫多迪生涯为主题的戏剧准备相继上演。这一切表明，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蒂娜·莫多迪一代风流的“幽灵”并没有被“追逐女妖”的恶浪吞没，依旧在西方世界游荡。

2020年8月，法国作家杰拉尔·戈坦兹继《弗丽达·卡罗》一书后，又推出《蒂娜·莫多迪传》，由巴黎阿尔班·米歇尔书局出版。这部书里，作者大量引用了蒂娜与友人的来往书信和众人对她生平的评述，凸显出一位“非凡的女性”。用主人公自己的话说：“我愿奋力向上”，“我感觉，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但现在尚未发现。”她起始没有发现的是，像她这样一个当过纺织女工的贫贱少女日后竟成长为一位驰名摄影界的高雅艺术家，跻身柏林、巴黎、莫斯科时尚名流，登上好莱坞影坛，驰骋西班牙内战沙场，一生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为了自由，最终埋骨在异邦北美墨西哥，那块20世纪第一场世界性民众大革命的



《蒂娜·莫多迪传》封面

称蒂娜(Tina)。她家境贫困，母亲是裁缝，父亲为机械工，双亲均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亚平宁半岛革命激进分子，自然影响了子女的前途。况且，蒂娜早年结识《响尾蛇》的作者D.H.劳伦斯，阅读王尔德、爱伦·坡、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著作，深受他们关于人类境遇论述的影响。

蒂娜·莫多迪12岁当童工养家，17岁上到旧金山找父亲和姐姐，进一家缝纫厂做工。1918年底，她应聘到洛杉矶好莱坞拍片，在《虎皮》和《骑在死亡上》中饰女主角，还演了《善辨》等影片。但她厌恶好莱坞的明星体制，不久即从中解脱。她先跟诗人罗勃结婚，1922年丈夫不幸夭折。不久，她与加利福尼亚摄影艺术家爱德华·维斯顿邂逅，当他的模特儿，二人坠入爱河。这期间，貌美的蒂娜还是时装模特儿。蒂娜·莫多迪跟爱德华·维斯顿到墨西哥，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她是一位具有独创力的摄影艺术家，继承了意大利的美学传统，其作品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平，可与美国摄影大师曼·雷齐名，享誉欧美艺苑。但是，她将摄影视为一种社会现实反映，用手中的照相镜头展现民众困苦的生活，尤其是工人和洗衣妇等广大劳苦大众的形象。蒂娜·莫多迪跟壁画画家迭戈·里维拉及其妻弗丽达·卡罗、奥洛兹格、让·夏尔洛、阿勒瓦莱斯、布拉沃、卢菲诺·达马约和西盖罗斯及俄罗斯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过往，后者都是共产党人。蒂娜·莫多迪也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把自己的艺术同共产主义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她将摄影视为自己的崇高意向，在《墨西哥民众之路》上发表宣言，宣称：“用摄影镜头对准眼前的存在，乃是对现实生活各个方面最尖锐的反映。”她欣然给迭戈·里维拉的大型壁画当模特，自己最驰名的摄影作品是《扛旗妇女》，作为经典迅速在欧美广泛传播开来。更有绝妙的艺术照片《洁白的鸢尾花》，选印在爱德华·维斯顿一部

故土。蒂娜·莫多迪1896年生于意大利东北部弗里乌尔的乌迪纳，本名阿松塔·阿纳拉伊德·卢依吉亚，呢



蒂娜·莫多迪主演的好莱坞默片《虎皮》海报

摄影集的束带上。

然而，蒂娜本人并不“为艺术而艺术”，无意留名摄影界，更着重投身社会革命的斗争实践。1925年7月，她写信给维斯顿，坦言自己在处理“艺术与生活”关系上的矛盾和内心的撕扯。事实上，二人在艺术的使命上毕竟志同道合，同居数年后终于分手。1928年，蒂娜爱上流亡在墨西哥的古巴革命者朱利奥·安东尼奥·麦拉，彼此情浓，双双在异邦社交界出入，几乎形影不离。麦拉是有格瓦拉气质的正义斗士，古巴共产党创始人。他遭受古巴独裁者马查多迫害去国，在墨西哥成为该国共产党总书记，但拒绝服从斯大林的指令。马查多派遣特务潜入墨西哥城，1929年1月，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将他枪杀。麦拉临终时对在身边的蒂娜说：“我是为革命而死的。”听此言，蒂娜·莫多迪决心步麦拉后尘，为社会革命奋斗到底。这对情侣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感人至深。

麦拉惨遭杀害，墨西哥报界以意识形态的偏见掀起诋毁蒂娜·莫多迪的一股黑浪。警方指控是她害死了麦拉，登载维斯顿过去给她拍的模特儿裸照，公布她自性爱的情人名单，污蔑她是“荡妇”，将她比作以跳瓜哇和印度色情舞蹈出名，终被当成德国间谍处决的玛塔·阿里，竭尽歪曲丑化一个天生丽质女子之能事。墨西哥当局因蒂娜支持当地共产党活动，早就视其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头之患，趁机给她扣上图谋暗杀墨西哥总统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顺势将她驱逐出境。

1930年，蒂娜·莫多迪返回欧陆。她不能回祖国意大利，暂时避居柏林，后转至莫斯科，为支援受迫害革命者的机构“国际红色救济”服务，先后被派往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和西班牙援助革命志士。1933年，她以该组织名义到巴黎，由彼安排西班牙内战，向共和派提供医疗救援，抗击独裁者佛朗哥的血腥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蒂娜·莫多迪跟海明威、马尔罗和多斯·帕索斯以及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蒂娜在墨西哥时曾结识共产国际的特派员维托里奥·威达里，到莫斯科后同他邂逅，二人结伴同赴西班牙战场。威达里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以共和军“卡洛斯指挥官”驰名，而蒂娜·莫多迪则以“玛丽亚”传奇的昵称受人爱戴。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共和派惨遭佛朗哥法西斯分子残酷镇压，巴塞罗那失守。蒂娜跟威达里逃到巴黎，再前往纽约，但遭美国拒绝，不让她登陆。她只得与威廉·鲁意兹的假名再度潜入墨西哥境内，负责转移西班牙共和派的孤儿。

1940年8月，蒂娜跟维托里奥·威达里、迭戈·里维拉和弗丽达·卡罗一同卷入了“托洛茨基刺杀案”。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1929年1月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流亡到挪威。挪威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美英德等西方国家都对他关闭大门。在这一艰难时刻，迭戈·里维拉和弗丽达夫妇于1936年邀请托洛茨基夫妇到墨西哥他们二人的居所“蓝屋”避难。可是，年近六旬的托氏在主人家公然先后向弗丽达的妹妹克丽斯蒂娜和本人求

爱，屡有轻浮之举，宾主关系遂趋恶化。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化名拉蒙·麦尔卡德的刺客雅克·莫赫纳尔用铁镐砍死，消息传开，骇人听闻。其时，里维拉夫妇及威达里一行均被墨西哥当局列为谋杀案嫌犯，遭到通缉。蒂娜·莫多迪躲进诗人聂鲁达家中度过了艰难的大年夜。实际上，她那时已对苏联的整体实践感到失望，认为苏联脱离了十月革命的轨道，觉得现实与她的革命初衷不相符合。在艺术上，她不赞同苏联官方丹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点，而坚持自由独立探索。她还坚决反对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签订协议，为此与亲苏的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产生歧见，没有再履行党员登记。

到1940年，墨西哥总统拉扎罗·卡尔德里纳斯撤消了先前针对蒂娜·莫多迪的驱逐令，允许她在该国政治避难。1942年1月6日，蒂娜在友人建筑师波奥·汉纳·麦耶家中进午餐后乘出租车返回自己的寓所，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45岁。诗人聂鲁达为她主持了有墨西哥众多知识界精英参加的葬礼，并致悼词，赋诗道：“不！蒂娜·莫多迪，我的姊妹，你并没有睡去！”蒂娜·莫多迪被安葬在墨西哥城的多洛莱斯名人墓地，墓碑上刻着聂鲁达的悼亡诗。

蒂娜·莫多迪生时为玫瑰造影，由不同的先锋派刊物传播，在欧美获得广泛反响。玫瑰成了聂鲁达为蒂娜所写“安魂曲”的意象：

大概，昨天和今天，  
你的芳心倾听  
玫瑰在绽放。  
姊妹，你睡得那般安详……  
我将把你引向我白雪覆盖的故乡，  
为了你能安眠，  
不让豺狼再把你中伤。  
明天，不等玫瑰凋谢，  
游人会来到你的墓旁，  
沉浸于静穆的芬芳。  
姊妹，人们要到你去过的地方。  
你热爱的人民  
将日日歌唱高尚的情操，  
把你的勇气蕴蓄在心坎上。  
姊妹，在有水土的地方，  
人们会默念你的名字，  
因为，火焰将永远炽旺！

聂鲁达的诗句还被铭刻在乌迪纳市蒂娜·莫多迪故居的纪念碑上。像智利大诗人所希冀的，行人在这座旧寓所门前驻足，追思逝者。人们用她家乡的弗里乌尔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谱写了多支怀念蒂娜的歌曲传唱。1989年，弗里乌尔成立了“蒂娜·莫多迪纪念委员会”，由该机构倡议，在托尔蒙佐举办了“蒂娜·莫多迪欧美自由与艺术展览”，向观众呈现已故摄影艺术家的曲折生涯。在巴黎，从2016至2018年，奥赛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和蓬皮杜现代艺术文化中心也都接连展出了蒂娜·莫多迪的摄影杰作。

诚如聂鲁达所言，这位美貌非凡的杰出女性，作为世界现代艺术的自由象征，至今仍活在酷爱正义的人们心中。

# 红磨坊的法兰西康康舞

□董纯

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红磨坊”是巴黎旅游胜地，一座清歌妙舞的殿堂，最精彩的娱乐节目是跳康康舞。每年，从世界各地赶来观赏的游客不下60万人，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前，舞厅上座率保持在95%左右，成了欧洲现代生活中一个经久不破的神话。

康康舞(le cancan)的名称源自18世纪初儿童给鸭子起的昵称“康康”。当时，蒙马特高地风行一种民间舞，因舞者的腾踏姿态酷似扁嘴短腿鸭的扭摆步履，被称为“鸭鸭舞”。来跳这种四对舞的大多是周边的洗衣店女工。她们白天辛勤劳作，晚上梳妆打扮步入“白色舞池”，轻松消遣一番，吸引一些穷困潦倒的画家和诗人，以及不少无所事事的小布尔乔亚。其中甚至不乏寻求解闷的贵族阔少，如未来接其母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被称作“爱德华七世”的威尔士王子。由此，康康四对舞得了了一个不列颠的称呼“French Cancan”(法兰西康康舞)，迄今在六角国仍被一些庸庸雅雅、追赶时髦者采纳。

一般人不会想到，在平民阶层极为普及的康康舞，紧张急管，狂放的喧腾和恣肆的谐谑，本是对既立秩序束缚的一种无言反抗。因其对华丽的赤裸追求，跳跃节奏伴随呼喊，迎合了对感官刺激的嗜好，赢得越来越多青睐，到1900年达到顶峰。康康舞的发源地是蒙马特高地的“红磨坊”(le Moulin rouge)。高地原为一个偏僻村落，1860年划归巴黎，纳入“光明城”的夜生活，灯红酒绿，游人如织，但仍保持着原先的乡野气息，时有车骑野驴而过。这儿最耀眼的是“红磨坊歌舞厅”，被誉为全球最闻名遐迩的文化夜总会，不似虚妄的香榭丽舍田园大道完全靠人为吹捧，是个名不副实的大都会虚浮空谷。

“红磨坊”的建立得利于两位热心弘扬民众文化的西班牙艺人约瑟夫·奥雷和查理·齐德勒。他们选中高地原先的民众舞池“白色王后”，漆红涂绿，于1889年将其改建为富丽堂皇，主体由一个朱楼阁里叠式大舞厅构成，设计师特邀蒙马特高地驰名画家阿道夫·维莱特(1857—1926)完成装饰。维莱特擅长素描和石版画，其作品，特别是《彼埃洛与克隆彼娜》连环组画深受民众喜爱，声誉极高。在他笔下，一位吉卜赛女郎神采奕奕，翩翩起舞，动人魂魄。在艺术感染力上远胜雷诺阿和毕加索描绘的自由女神形象。高地上以爱伦·坡小说命名的“黑猫”咖啡馆等歌舞厅内的画作都出自他手。维莱特为红磨坊精心设计的风车，成为这座舞厅的标示，日夜转动，象征巴黎人的自由意向，不时有磨坊女和磨工模特在各自的窗口露面，互致情意。

“红磨坊歌舞厅”自开张起，每晚都有康康舞节目。在欢畅激越的音乐伴奏下，舞台上跃出一群头戴缀钻金片羽冠，云鬓雾鬓，着装挑逗的倾城美妹，人人彩裙翻飞，翩跹跳跃，个个袅袅婷婷，凤举之姿引得观众目不转睛，博得阵阵掌声。经过艺术指导精心挑选培养的“康康女”，不但舞艺训练有素，而且都得有一定的杂技功底和显露原生态本色的天性。当年，艺名为“咕噜女”的头牌舞娘最出色，她出身贫寒，但在舞台上犹如芙蓉出水，尽态极妍，跳起康康舞来妙趣横生，如仙露明珠，最受观众喜爱。画家杜鲁兹-罗特莱克为之绘了一幅《咕噜女》招贴画，将伊生动活泼的舞姿传遍蒙马特高地，乃至整个巴黎的歌舞厅。杜鲁兹-罗特莱克遂成了康康舞在蒙马特高地的偶像画师。此君出身贵族，两度坠马摔成残废，到蒙马特结识梵高落拓画家，靠在咖啡音乐厅作画卖艺谋生。1891年，他以绘形形色色的杰作《红磨坊舞会》名声大振，翌年又创作出《珍妮走出红磨坊》，特别是1894年的《伊凡特·吉贝尔》，表现了他受马奈等印象派熏陶而形成个人独特的“磨坊风格”，大胆依据人物情节狂放使用色彩，在画面上跳出康康舞，影响了马蒂斯的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画家。可惜他饮酒无度，玉山自倒，终以全身瘫痪离世。

“天下无有不散筵席”。人生如戏，飘忽若云，总有散场之时。衣香鬓影，如花似玉的康康舞娘，命运亦无如此。被杜鲁兹-罗特莱克画笔捧起来的“咕噜女”因酗酒无度，经常烂醉如泥，风尘坠落。这位红极一时的“康康舞娘”当年曾经慷慨资助另一“康康女”蜜丝坦盖特出道弄潮，使其一跃而为巴黎歌舞界“女皇”。末了，她自己虽当年体貌丰盈，簪花戴翠，然因多病，业已年迈色衰，日日流落街头，竟至悲惨地向珠光宝气走出舞厅的蜜丝坦盖特乞讨一顿饭钱，不免让对方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这是不少跳康康舞一时出人头地女子的不幸结局，应了“红颜薄命”那句俗谚。

“红磨坊”的康康舞女中，不少秀出班行，靠杜鲁兹-罗德莱克的彩笔扬名。其中，除了“咕噜女”和蜜丝坦盖特外，尚有“妮妮”，或称“莉莉”，“流星”和黑肤女约瑟芬·巴克等，皆凭能够高抬线条秀美的长腿和撩裙掀臀，风光“红磨坊”的传统



《法兰西康康舞》电影海报

声誉。这些明眸皓齿、冰肌玉肤的年轻女子，练就了一身本领，个个都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每夕9点和11点登台，连跳两场，每场50人，终年热浪滚滚，高歌风舞不断。

法国1955年拍摄过一部歌舞影片《法兰西康康舞》(French Cancan)，由印象派画家彼埃尔·雷诺阿之子让·雷诺阿执导，影星让·伽班主演“红磨坊歌舞厅”主人亨利·丹格拉德，忠实展现出“红磨坊歌舞厅”与康康舞的历史形成过程。故事女主角妮妮是蒙马特高地的洗衣女工，与面包房小伙脚踏我我。但妮妮一心想的是当舞娘，一日偶遇立志在高地成就一番歌舞事业的丹格拉德，正合姑娘心愿，二人一夜共榻，成了“蒙马特情侣”。丹格拉德为了创建自己的歌舞厅“红磨坊”，卖掉个人产业“中国屏风”，欲收售“白色王后”，改建成“红磨坊”。“白色王后”属于旅居法国的阿列克斯王子。这个异邦人疯狂地爱上了妮妮，求婚遭拒后自杀未遂，仍情真意切锲而不舍，再度向女郎求爱。但妮妮明确表示，自己一心要跟丹格拉德创办“红磨坊”，王

子无奈，为表示其真情，慷慨将房产契赠予丹格拉德，帮助妮妮完成心愿，从此离开法国京城，不知去向。

“红磨坊歌舞厅”成功开业。一夕，妮妮撞上丹格拉德。为感谢主演舞娘获赠彩彩，二人拥抱一幕，刹那炉火中烧，拒绝领跳首场康康舞。大幕迟迟不能升起，观众开始起哄，情势紧张。幸而妮妮最终听从母亲规劝，放弃埋怨救场，奔上舞台大显身手，劈腿翘臀，激情腾越，带领全体舞女营造出康康舞的高潮，充分展现当年蒙马特高地民间歌舞的氛围。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让·雷诺阿为该电影专写的主题曲《高地哀歌》(La Complainte de la Butte)，由乔治·万帕里斯配曲，自始至终贯穿全片，掀动观众阵阵心潮：在那高处万桑栎，诗人与陌生女相恋，瞬息即逝，再也未能同女郎晤面，他谱写了这首歌，期望那街头无名女郎能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听见。

月光煞然，一似你红棕色秀发的冠冕，橙色的月光在你的裙裾上点点悠燃，淡雅月色，抚柔你的青眼。街角公主，我切盼你来洗濯我受伤的心田。高地的石阶如此冰冷，只有磨坊风车依旧在旋转，法国风车依旧在旋转，庇佑一对情人的热恋……如此合节意指，曼曼独造，曲调动人的幽怨恋歌，引得众多观众在银幕前热泪盈眶，涌起无尽思潮。《高地哀歌》首次由卡拉·沃凯尔演唱，从此成为法国乐坛经典曲目。自1955年起，多位著名歌唱家，如穆奇奇、芭尔巴拉·卡布莱尔和海伦·桑嘉拉



红磨坊康康舞秀

等相继在六角国传唱。2001年的好莱坞影片《红磨坊》由影星妮可·基德曼饰演女主角，也采纳了让·雷诺阿谱写的这首歌，由加拿大籍歌手哈弗斯·维恩莱特演唱，但是远远没有《法兰西康康舞》那般充满蒙马特高地的乡土气和自然抒情风格。

歌舞与音乐密不可分，康康舞在发展进程中，尤其是第二帝国崩溃后的“美好时代”，加进了贝多芬巴赫轻歌剧如《俄耳甫斯在地狱》《巴黎的快乐生活》《美丽的海伦》欢声绕梁的幽默和欢快，最终构成康康舞独特的伴奏节奏，在“红磨坊”营造经年不息、喧腾狂放的氛围。这位来自科隆的德国血统音乐家在巴黎也如鱼得水，融入了法兰西康康舞在“红磨坊”的传播热流。

这一时期，蒙马特高地上也响起另一种音响，那就是歌者阿里斯蒂德·布昂(1851—1925)在19世纪末叶发出的民间反成规呼声。布昂是蒙马特高地咖啡音乐厅最杰出、最得民心的歌手。开始，他每晚在“黑猫”歌舞厅演唱，后来自己盘下“黑猫”，改为由他本人主持的咖啡音乐厅“芦笛”，自己奇异地变成了一支“芦笛”，声声震荡在巴黎城郊穷苦人的耳际。他谱写出《里昂纺织工人歌》，高歌入云，为受尽盘剥的“卡奴”呐喊。他的其他诸如《白玫瑰》《到维莱特去！》《去麦尼尔蒙坦！》等谣曲，一首首直达民众心底，唱遍蒙马特的大街小巷，至今在高地上余音袅袅不绝。杜鲁兹·罗特莱克1894年专为他绘制的招贴画《芦笛》，展示这位歌手身着灰色大衣，肩披一领红围巾，豪放不羁，浩气凛然在他的咖啡歌舞厅表演。这幅画的原作珍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它的明信片复制件在巴黎各地的报亭，都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当年轰轰烈烈的康康舞、红磨坊，以及其标志性人物“咕噜女”、杜鲁兹·罗特莱克、阿里斯蒂德·布昂，构成了丰富的蒙马特高地文化要素，成为法兰西艺苑里一朵经久不衰的奇葩。